

东方玉作品全集

北山惊龙

東方玉



北山惊龙

东方玉 著

下

海南(三环)出版社

琼新登字04号

封面设计:黄亚雄

北山惊龙

东方玉 著

责任编辑 卫淑霞

海南(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7 字数:90 万字

印数:1—10000

ISBN7-80617-452-4/I·115

全套(上中下三册) 定价:3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三十章	追魂金钟	(567)
第三十一章	仗剑突围	(583)
第三十二章	冤家路狭	(602)
第三十三章	再番坏事	(620)
第三十四章	意外之变	(637)
第三十五章	毒指肆虐	(655)
第三十六章	各尽所能	(671)
第三十七章	双鸟折翼	(691)
第三十八章	指他儆薄	(709)
第三十九章	指创无心解	(730)
第四十章	痴情铸大错	(748)
第四十一章	意外收获	(767)
第四十二章	事在两难	(786)
第四十三章	移祸江东	(806)
第四十四章	尽入彀中	(824)

第三十章 追魂金钟

黑影疾闪，其中一个黑衣大汉，突然欺身疾进，一招“金索缚龙”，朝她执剑右腕扣去！

这一招出手奇快，眼看钢爪似的手指，快要搭上吟香脉腕！

但在这电光石火之际，大家只觉香风拂面，吟香一个娇躯，忽然轻如飞絮，斜斜飘起，连衣角也没有沾上半角！

不，谁也没看清她使的是什么身法，一下闪开了数尺！

阴魔尚师古高踞阴沉竹竿头，也不禁双目乍睁，口中微“噢”了一声！

那出手的黑衣大汉，一招落空，怔得一怔，蓦地大喝一声，右手钢叉一招“拨草寻蛇”，朝吟香短剑砸去，左手如箕，同时猛抓“肩井”，其他三个大汉，却分三个方向，朝她围了上去。

吟香初次施展“仙人挂衣”身法，居然一下脱出四人包围，心中方自一喜，陡听喝声入耳，眼前金刃劈风，一柄钢叉闪电般朝自己短剑砸到。

要知她武功原和黑衣大汉差得很多，所谓“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对方钢叉闪电朝剑上砸来，等她发觉，已是不及！只听“咣”的一声大震，执剑右腕，骤然麻木，一柄短剑立时脱手震飞，连身子都被带得一个踉跄，对方箕张五指，宛如鹰爪，距离自己肩头，已不到五寸！

心头不禁大急，眼看自己左右身后，全已有人挡住，连后退半步，都已不成，百忙之中，暗咬银牙，左手疾起，拈指朝黑衣大汉点去，身形闪动，依然使了一式“仙人挂衣”身法，凌虚飘起！

她在四面紧逼之下，这一下，原也不存多大希望，但她哪里知道“仙人挂衣”，乃是“洞元记”内篇所载的旷世绝学，奇妙无比，凭区区这四个黑衣人，如何拦截得住？

大家依然只觉眼前一花，吟香一个娇躯，宛如轻云出岫，飘出包围之外！

不！就在她身形飘起的同时，有人口中“呃”了一声，钢叉堕地，发出“咣”的一声大震，接着“扑通”一声，一条人影，栽倒地上！

那正是出手朝吟香抓去的那个黑衣大汉，直挺挺的躺着，一动不动！

三个大汉，眼看同伴倒地死去，全都吃了一惊，他们谁也没想到吟香会有如此厉害！

一怔之间，几乎同时发动，厉叱乍起，三柄钢叉，寒光闪动，倏然攻到！

吟香做梦也想不到方才心慌意乱的点出一指，居然会把对方立毙指下，心头也不期一怔！

但这下，她试出毕玉麟教给自己的一招指法和一式身法，果然威力奇大，胆气不由骤然一壮。暗想：

今日之局，反正不是他死，便是我亡，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心念疾转，三柄寒光闪闪的钢叉，已分由三面疾袭而来！

她方才接连使了两次“仙人挂衣”，已发觉身法虽只一式，但左右进退，悉随心意，用不着飞出太远。

此时疾袭而来的三柄钢叉还没及身，她纤腰一偏，正好从两柄钢叉中间，穿了出去，一下闪到另一个黑衣大汉身前，振腕一指，迎而点去！又是一声闷哼，当前那个黑衣大汉，身躯应手而起，直摔出四五步远！

阴魔双目绿光大炽，沉声喝道：

“哈哈，茅山毒指的手法，这小丫头从哪里学来的？熊儿，叫他们都退下去，那两人只是闭住了气，拍‘气海’、‘灵台’二穴即可苏醒。”

吕兆熊躬身领命，口中大喝一声：“你们都退下来！”

那六个黑衣大汉，立即撤身退下，吕兆熊走近倒在地上的两个黑衣大汉身旁，伸手拍了两下，两人果然吁了口气，翻身坐起。

阴魔尚师古右手阴沉竹在山石上一点，身子平空飞起，疾如鹰隼，一下落到吟香面前，阴声道：

“小丫头你这手茅山指法，从哪里学来的？只要照实说出，老夫就饶你一死！”

吟香眼看老庄主突然凌空飞来，惊骇失色，身不由主的连退了几步，才道：

“小婢这招指法，是毕少侠教的。”

阴魔又道：

“那式身法，也是他教你的？”

吟香点了点头。

阴魔阴沉一笑道：“好！”

他“好”字出口，左手一抬，突然弹出几点淡绿星火，闪电般朝吟香身前打来！

吟香惊啊一声，娇躯晃动，她又使了一式“仙人挂衣”！

这式身法，看去衣裙飘扬，只是斜斜飞起，速度并不很快，但阴魔尚师古弹出的“阴极磷光”一串闪烁星火，竟然悉数落空，一闪而没！

尚师古在武功上的成就，也算得一代大匠，但对吟香这式身法，也只瞧出似缓实速，和一般身法，大异常规。因为任何武功，都是由人苦练出来的，是以不论练到如何精纯，也逃不出后天人为的痕迹。

但吟香这式身法，居然纯出天然，宛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居然她连续施展了数次，依然瞧不出半点端倪！

这可把阴魔尚师古瞧得凜然变色，心中不禁一动！暗想：“不错，丫头这式身法，准是天门秘笈上的武学，不然，凭自己的“阴极磷光”，何等神速，除了练成玄门罡气功夫的人，差可抵挡之外，普天下，能够躲闪得开的，怕也屈指可数！

一念及此，不由长笑一声：“小丫头，你认为光凭这一式身法，就能逃得出老夫手去？”

喝声未落，右手阴沉竹同时在地上一抖，“嗒”的一声，身子凌空，右腕再振，八尺长的阴沉竹，抖出数点碧影，朝吟香当头洒落！

他居然不顾老庄主的身份，向一个丫头出手！

吟香心头一紧，自己仅凭初学乍练的一招指法，和一式身法，在老庄主手下，何异以卵敌石？但此时情势所逼，已不容她多想；本能的又使了一式“仙人挂衣”，身形晃动，居然又从阴魔袭来的竿影之下，闪了出去。

尚师古冷嘿一声，他双腿僵盘，无法站直，藉竹竿在地上点动，支持悬空的身体，是以每发一招，必须在地上点动一下。

此刻一招落空，又是“嗒”的一声，右腕振动，阴沉竹一片竿影，锐啸呼呼，宛如一天风雨，丝丝洒落！

吟香自知和老庄主功力悬殊，能够侥倖避开两次袭击，无非是仗着这一式“仙人挂衣”身法，此时死中求活，一见竿影洒来，自然又是一式“仙人挂衣”闪了开去。

这下，直把阴魔尚师古激怒，凭自己的身份，竟然连府中一个丫头，都无法制服，接二连三的她闪避开去。

一时阴嘿连声，但听“嗒”“嗒”轻响，手中阴沉竹，贯注内力，重重竿影，密如连珠，像排山倒海般攻出！

漫天乌暗，数丈方圆，悉被一圈碧绿光华，紧紧包没，势道之厉，连久经大敌的丐帮二老铁拐婆婆和翻天手古松，也瞧得眼花撩乱，惊心咋舌！

吟香身在碧绿竿影的笼罩之下，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倒反而一片恬静，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施展着“仙人挂衣”，身外压力，虽然愈来愈重，但只要一经施展身法，依然舒展自如，急如密雨的竿影，丝毫沾不上自己衣角！

“仙人挂衣”身法，仍载在“洞元记内篇”的旷世奇学，就是比阴魔尚师古武功再强的人，也莫想破得了它。但问题是吟香和阴魔尚师古实在差得太远，身法虽然神妙，终究要人施为的，吟香一个女孩儿家，内力有限，一二十招下来，她连续不断，一遍又一遍的使出，渐渐感到真力不继。虽然还在咬紧牙关，勉力施为，但已面赤心跳，呼吸急促，身形也滞延了许多，眼看就要无法支持！

铁拐婆婆和翻天手古松，眼看情势不对，正待联手出击！

蓦见一道匹练的青虹，从树顶上飞泻而来，朝阴魔尚师古竿影中撞去！

“呛！”一声清越龙吟起处，半空中溅出一串火花，匹练似的青虹和阴沉竹的一圈绿光，同时倏然敛去！

阴魔尚师古连人影都没有瞧清，只觉来人剑光强劲，功力之深，几乎是自己生平所仅见，心头不期一怔竹竿疾点，暴退出一丈来远！

定睛瞧去，只见场中凛然站着个蓝衫少年，手上横着一柄长剑，青虹吞吐，寒光四射！他，不是毕玉麟，还有谁来？

尚师古几乎不敢相信，凭毕玉麟这点年纪，竟会有恁地深厚的功力，尤其他会在此时此地，突然赶来，难道他们这许多人，还对付他不了？

原来毕玉麟方才正在打量“追魂金钟”之际，经翻天手出声警告，“当心钟上有毒”，心中方自一怔，忽听林后不远处有人发话！他耳目何等灵异，身形一闪，疾如追风，一下穿入林中，直向那发话之人飞去！

人未落地，悬空拍出一掌，一股劲疾掌风，震得枝叶纷折，丛草齐偃，等脚落实地，举目四顾，却不见那发话之人！

他乃毫无经验阅历之人，微一停顿，便分草而入，向前搜去。这片松林之中，草丛十分茂密，高可及人，他分草而入，约莫走了四五丈远，仍然不见敌踪。心中不禁动疑，暗想：“方才说话声音，分明由此处传出，难道自己听错了不成？眼前草丛如此之深，即使轻功最高，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声响，此刻既不见半点动静，此人可能不在这里了。”

正在异忖之间，忽听左侧“嘶”的一声细响，接着七八丈远处，枯草响起一阵“嗦嗦”响动！

毕玉麟冷哼一声，纵身跃起，身悬半空，突然一个转身，

直向那声响传来的地方扑去！

这一动作，快速无比，一闪而至，那枯草摇动，还未停止，毕玉麟已是扑到，他目能夜视，但见扑到之处，荒草如戟，那有什么人影？

就在他纵目顾盼，瞥见一条黑影，从方才自己立脚的附近拔起，跃上树梢，一闪而逝！

毕玉麟只觉一股怒火，由心底直冲上来，那肯让他逃脱，足尖点动，人已如脱弦弩箭，划空追去！

前面那条黑影，轻功也大是不弱，在树梢上倏忽起落，只是向前急掠。双方距离，少说也有七八丈远，毕玉麟猛吸一口真气，施展“万里飘风”身法，两三个起落，便已追上前面黑影。双臂倏张，悬空一划，身形突然加快，浮空横掠，从那人头上越过，泻落面前，口中喝道：“还不给我站住？”

那人没想到毕玉麟身法会有这般神速，只觉头顶上疾风飒然，一条人影突然在自己身前泻落，一时不禁大为凛骇，霍地刹住身子，狞笑道：

“小子，你是找死！”

“死”字出口，左手一抖，三枚蓝汪汪的毒疾藜，“三星入户”，品字形朝毕玉麟“咽喉”、左右“将台”三穴打到！

双手距离不足一丈，他出手如电，毕玉麟堪堪落到地上，连躲闪都来不及，百忙之中，左手长袖疾挥，把袭到身前的三枚暗器，向斜卷飞。举目瞧去，原来身前这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目光阴隠的老头，自己并不认识，那人三枚毒疾藜被毕玉麟一下卷飞，似乎微微一愣，接着厉声道：

“告诉你，老夫就是追魂总管柏寿，小子，你拐带黄钟别府丫头，胆子可真是不小！”

毕玉麟“哦”了一声，右掌一摊，掌心托着那口追魂金钟，问道：

“如此说来，这‘追魂金钟’，就是你放的了？”

追魂总管朝他掌心瞧了一眼，狞笑道：

“不错，这是老夫掌管的执法信符，此钟一出，见钟之人，必被立时拘回，应受刖目割足，投身蛇窟之刑……”

毕玉麟怒道：

“黄钟别府好歹毒的手段，不过毕某三日来，总算蒙你们老庄主款待，我也不难为你，你走吧！”

追魂总管大笑道：

“小子，你死在临头，居然还口出大言，哈哈，你可是还想活着回去吗？”

毕玉麟朗笑道：

“凭你只怕还留不住我！”

追魂总管阴嘿道：“别说‘追魂金钟’涂有奇毒，沾手之人，子不过午，就是老夫面前，也不容你小子撒野……”

喝声未落，“呼”的一掌，直劈而出！

毕玉麟朗笑一声，正待出掌迎去，但目光一转，瞥见他掌心疾吐，一阵强猛劲风之中，隐隐闪烁着蓬细如牛毛的灰白飞针，同时袭来！他服过灵石仙乳，千载空青，目力极强，追魂总管掌风中暗藏毒针，如何瞒得过他的眼睛？心头不禁大怒，赶忙一闪避开去，反腕一抖，手中一枚“追魂金钟”挟着一缕尖风，疾如流矢，直向追魂总管胸口打去。其实毕玉麟练成“鸿钧真气”，任何暗器，只要碰上衣衫，都会自动震落，用不着躲闪，但他连自己都并不知道。追魂总管柏寿，不仅武功极高，而且一手暗器，毒辣无比，早年在江

湖上就有“追魂手”之名，自从在黄钟别府当上总管，大家就以追魂总管相称。要知凡是精擅暗器的人，都是能发能接，他一掌击空，骤见毕玉麟右手屈指轻弹，打出“追魂金钟”，心中不禁暗暗冷笑，这何异班门弄斧？右掌一收之间，又疾吐而出，迎着“追魂金钟”拍去！

在他想来，自己二十年精研，练成专门拍击暗器的掌风，一经出手，立时可把金钟击落，是以连身形也并未移动！

但他那里知道毕玉麟练的“鸿钧真气”，举手投足，不用贯注真力，真力自然贯注在金钟上，所蕴力道，足可洞穿金石，岂是他区区掌风，所能击落？

只听惨叫乍起，一生善用喂毒暗器的追魂总管，竟然死在他为了讨好主子，自己精心设计的“追魂金钟”之下。毕玉麟只以自己武功，比从前精进了许多，但自己从没练过暗器，方才只是愤怒出手，没想到举手投足之间，就把对方击毙。凝目瞧去，只见追魂总管，在这转眼工夫，面目立时变成紫黑，心头不禁大凛，想起他方才说过，钟上有毒，沾手之人，子不过午，那么自己也已中毒无疑！

正在沉思之际，忽听遥遥传来几声叱喝，蓦地心中一动，暗道：

“不错，他说追魂金钟一出，见钟之人，必被立即拘回，那么自然不会只有柏总管一人追来，他把自己引来到此地，正是调虎离山的诱敌之计，吟香一人，如何是他们对手？”

心念一动，正待回身奔去！瞥见十数丈外，正有两条人影，轻捷无声的飞掠而来，眨眼工夫，已到面前！

毕玉麟目光如电，早已看清这两道人影，一个是白发黑鬓面如孩童的参仙娄老怪，另一个手握鸠头杖的是鸠面神翁

威南山！

毕玉麟原是聪明极顶的人，这一瞧清两人，心头立时明白，黄钟别府决难放过自己和吟香两人，他们敢情早有部署，在前面埋伏高手，等候自己，追魂总管柏寿，只是奉命诱敌之人，但他们没想到柏总管会死得如此快法，这两人敢情听到他那声惨叫，才匆匆赶来。此时双方既已照面，毕玉麟哪肯示怯，飘然迎前几步，抱拳笑道：

“两位可是为毕某而来？”

参仙娄老怪瞧了倒在地上的柏总管一眼，大刺刺的道：

“小娃儿，你出手好生歹毒！”

毕玉麟前天误把绿袍神君当作自己父执至交，参仙娄老怪是绿袍神君座上嘉宾，因此，连他强行把一方“万年温玉”，雕刻成一只蟾蜍，还被他切去一角，终因碍着绿袍神君面上，不好过份开罪，才隐忍下来。此刻见他依旧是那付依老卖老的怪模样，那还忍耐得住，冷笑一声，点头道：

“不错，追魂总管柏寿，是死在他自己的‘追魂金钟’之下，只可说是孽由自作。”

鸠面神翁威南山一手柱着他高出三尺有奇的鸠面头杖，眼神闪烁，狼嗥般笑道：

“毕少侠不可意气用事，尚老哥总算是少侠父执至交，大家别伤了和气，依老朽相劝，毕少侠还是回转黄钟别府去，双方误会，不难水解。”

毕玉麟朗笑道：

“威神翁居然把在下当作三岁小孩一般哄骗，尚师古老奸巨滑，诡称在下父执，无非想攫夺在下身边的一方‘万年温玉’，两位想系受托而来，要待怎样，在下悉听尊便。”

参仙姿老怪孩儿脸一沉，尖声道：

“小娃儿，别以为仗着几手三脚猫，敬酒不吃吃罚酒。”

毕玉麟剑眉轩动，回头道：

“罚酒又待如何？”

“刷！”右方又是一条黑影，急疾窜落！

来的正是鬼影子高忌，他昨晚吃了大亏，醋劲难消，此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手上鬼头钩一摆，身形欺出，厉声喝道：

“小子，今晚就算你跪下来求饶，也决不会让你活到天亮！”

毕玉麟经他一说，陡然想起柏总管曾说过“追魂金钟”涂有剧毒，沾手之人，子不过午，同时想起吟香他们定然也已遭到拦截，心中不禁暗暗焦急，目光一扫，仰天敞笑道：

“光凭你们这几个人，只怕还拦不住我！”

参仙姿老怪脸上隐现怒容，口中只是嘿嘿冷笑！

鬼影子抢着喝道：

“小子，你大话留着来世说吧……”

参仙姿老怪已缓步走近，双目眨动，冷电般神光，投注在毕玉麟身上，一面摇手止住鬼影子高忌话头，尖声道：

“老夫活了九十几岁，当今武林，还没人敢在老夫面前，如此狂妄，你小小年纪，即使天门武学，招招都是旷世绝艺，又能有多少道行？”

毕玉麟因耽心吟香安危，志在速战速决，此时被他严词训斥，威严气度所摄，不禁微微一怔！暗想：自己方才说的，确也稍嫌狂妄，但话已出口，自然不能示弱，剑眉一扬，凛然说道：“诸位连袂赶来，想必早有妥善对付毕某之道，毕某

纵然不敌，也只自怨学艺不精，你们要待如何，毕某无不奉陪。”

参仙娄老怪孩儿脸上，微微一红，嗯然冷笑道：

“动手相搏，何须多人，难道凭老夫还不够打发你吗？”

说到这里，袍袖一抖，缓缓举起右掌！

他这一举掌不打紧，却把站在一边的鸠面神翁戚南山，瞧得暗暗一低，两道目光，不期射出诧异之色！

原来，此刻正当天亮前后，星月全晦，四周一片黑暗，但参仙娄老怪一只右掌，通体火红，宛如刚从炉火中烧红了的铁掌一般，十分触目！

毕玉麟几曾见过这般武功，不禁心头一震，那敢丝毫大意，立即后退半步，把“鸿钧真气”提足十成，两道目光，注视着对方掌心，凝神戒备。参仙娄老怪火红右掌，只是当胸直竖，得意的道：

“小子，你可识得老夫这是什么功夫吗？”

毕玉麟还没开口，只见从左侧疏林中，绰绰走出一条人影，人还未到，一阵浓馥的香风，已先行送出，接着吃惊似的娇声说道：

“唷，娄老怪的，可是当年火教失传已久，五丈之内，炙人内腑‘天炫掌’吗？”

来人正是身穿大红绣金裙袄的九花娘，她姗姗行来，桃花如脸柳如眉，一双水汪汪的媚眼，在说到“五丈之内，炙人内腑”，有意无意朝毕玉麟使了一个眼色！

这八个字，她敢情用内功传出，直送到毕玉麟耳中，听来分外觉得响亮！

毕玉麟还听到她的声音，细如蚊子的说了句：“傻子，你

还不快退？”

就在话声刚落，参仙娄老怪依然举掌不发，却大声笑道：

“夫人说得不错，老夫使的，正是‘天炫掌’只是老夫功力有限，还不能练到像夫人所说的境界！”

他说话之时，当胸直竖的右掌，忽然收了回去。毕玉麟早已聚“鸿钧真气”，准备挥掌硬接，但被九花娘喝出对方掌名，而且居然施展“传音入密”，要自己速退，心中方自一怔，骤觉一股炙热无比的气流，猛然袭到身前！

原来参仙娄老怪右掌直竖，掌心朝外，看去似乎举掌不发，其实一股热流，早已由掌心逼出。因他已知毕玉麟身擅天门派武学，阴魔尚师古就是想从他身上，逼出武功，是以请自己和威南山，九花娘等人相助，在半途拦截，希望把毕玉麟生擒回去！但娄老怪也是心机极深之人，岂肯让阴魔得手，因此故意抢先出手，准备一举把毕玉麟击毙。毕玉麟骤觉热气逼来，心头不觉大惊，立即发掌还击，右手一挥，迎着热流，遥遥拍出一掌。参仙娄老怪先前竖掌当胸，潜凝的掌力，已在六成左右，瞧到毕玉麟只是凝神戒备，一动不动，还当自己举掌不发，心中暗暗冷笑，这小子和自己相距不到一丈，任你武功最高，也难以抵挡得住自己专炙内腑的掌力暗劲！等到娄老怪右掌收回之时，他发出的掌力，其实已达八成。那知右掌才一收转，立时觉出情形不对，只感自己潜运真力发出的“天炫掌”八成力道，有如碰在一圈无形气体之上，微生波动，不仅力道难以用实，且似有反弹之势，不禁大吃一惊！

他见闻广博，暗想：“难道这娃儿小小年纪，已经练成了道家护身罡气不成？”心中想着，立即猛吸丹田真气，收转的